

这个年月

刘绍棠文集

刘绍棠 / 著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刘绍棠文集

这个年月

刘绍棠 /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个年月 / 刘绍棠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(刘绍棠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767-2

I. ①这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2588 号

这个年月

ZHEGE NIANYU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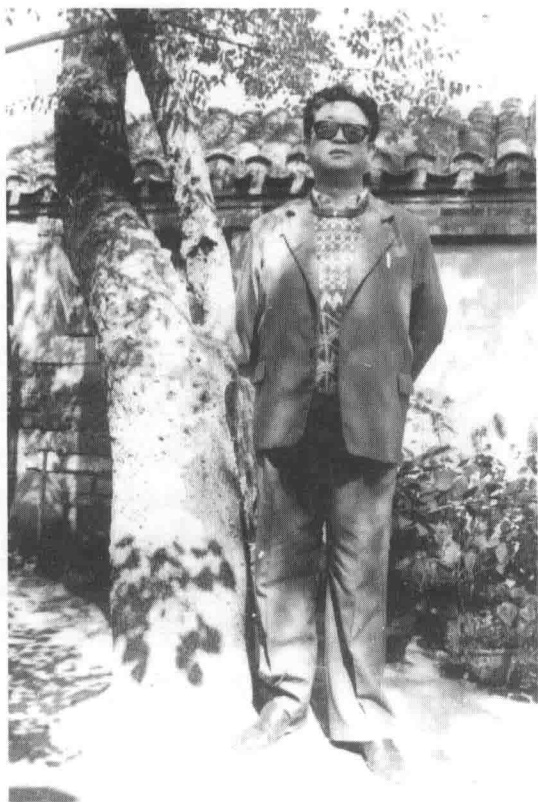
刘绍棠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固安县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
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20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67-2
定 价 3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- 一九五七年夏，被扼杀的长篇小说《金色的运河》埋葬在自家院里的枣树下。几十年后，仍常与老枣树合影。此为一九八六年所摄。

刘绍棠

中国乡土文学作家。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生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的儒林村。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。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。一九五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五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。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从事专业创作。至一九五七年被划右派时，已出版了《青枝绿叶》《山楂村的歌声》《运河的桨声》《夏天》《中秋节》《瓜棚记》《私访记》等七本书。

一九七九年右派冤案得以改正，重获创作权利。带病顽强拼搏了十八年，为后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乡土作品。即十二部长篇小说：《春草》《狼烟》《地火》《豆棚瓜架雨如丝》《这个年月》《敬柳亭说书》《十步香草》《京门脸子》《野婚》《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》《孤村》《村妇》。二十多部中篇小说：《蒲柳人家》《渔火》《瓜棚柳巷》《花街》《草莽》《荷水荷风》《蒲剑》《鱼菱风景》《小荷才露尖尖角》《绿杨堤》《烟村四五家》《柳伞》《年年柳色》《青藤巷插曲》《黄花闺女池塘》《碧桃》《二度梅》等。两部短篇小说集：《青枝绿叶》《蛾眉》。十一部散文短论集：《乡土与创作》《我与乡土文学》《一个农家子弟的创作道路》《我的创作生涯》《论文讲书》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《蝈笼絮语》《如是我人》《红帽子随笔》《我是刘绍棠》《四类手记》。

《京门脸子》获得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敬柳亭说书》获得首届中国大众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。《蒲柳人家》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蛾眉》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、泰国、孟加拉、阿尔巴尼亚等国文字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不遗余力地倡导乡土文学，创作上坚持“中国气派，民族风格，地方特色，乡土题材”。他的全部作品，都是写大运河的乡土乡亲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。

1

四十七岁的徐芝罘，住在北京城外通惠河南里北楼一门三层九号。这是他几个月前才得到的栖身之所，不过也只占有这个单元的二分之一。

从十七岁进北京念大学算起，在首都生活三十年，才取得一块十九平方米的住处，有了自己的窝儿，就像在大河上打了三十年转的一叶扁舟，泊岸拴桩靠码头。他已经心满意足，别无所求，不存任何非分之想了。

通惠河南里，原是三环路以外的一片菜园，三年前被政府征用，为三四十岁仍然单身的大男大女兴建高楼住宅。徐芝罘四十七岁，孤身一人，可算大男之冠，因而拨给他二分之一单元十九平方米。如果以他那地方志学者的身份要房子，还不知要等到驴年马月，才有一席之地。

然而，他这个老单身汉住进这座旷男怨女的高楼三个月十七天，月下老人便抛下一条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红线，给他拴来一个三十七岁的妻子，附带一个十一岁的儿子。

市政府很有远见，通惠河真占地利。

通惠河是北运河的一条大动脉，开凿于元代，历史上曾有千舟万楫进京都的盛况，六百多年来一年年衰老，患上动脉硬化症，眼下只剩一线半死不活的瘦水，从通县北运河口放一只葫芦瓢漂来，也会搁浅在半路。当年通惠河入城的东便门渡口，现在是中外闻名的北京火车站，沿河两岸的农家菜园连连后退，建起一座座工厂和一幢幢楼房。徐芝罘居住的这座楼房又得寸进尺，大跨一步，就像城市进攻乡村的桥头堡，楔入菜园、果园和稻田中间，背靠流水潺潺的通惠河，面向一片碧水荷花鱼塘，城市风光少，田园风味多。

从这里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，要步行一里多田间小路，倒换三回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，交通很不方便。然而却正合徐芝罘的心意。

他是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一名专职研究人员，研究的是社会学，兴趣却在地方志上。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科联，是个门可罗雀的清水衙门，人少，钱少，房子更少。市里命令社会科学院拨给他们几间地震棚子，便挂起了招牌，下设十二个学会。三个学会只有一个工作人员，五千元经费，刚够行政开支，很难开展活动。专职研究人员每星期只上一天班，六天蹲在家里进行学术研究，所以这个地处城外偏僻角落的通惠河南里，对于徐芝罘的著书立说大为有利。

徐芝罘已经发表十几篇大块论文，目前正埋头写作一部巨著，早被公认为地方志研究的当代学者。

但是，这个学科是个冷门，研究这门学问的人，虽能成家却难出名。不像那些有一张美人脸子的姑娘，忽然入了哪位导演的眼，拍一部花里胡哨的电影，便被戴上一顶新星的桂冠，四面八方大出风头；搔首

弄姿的照片印在挂历上，更是家喻户晓。如果善于自己给自己制造几桩桃色新闻和流言蜚语，扩散到二十九个省市和港、澳、台，并且挑动洋人的猎奇心理，在外国的报屁股上发表几行文字，便自以为或被捧为国际知名人士，要房子唾手可得。也不像嘴里含着麦克风的女歌星，扯着一字长蛇的电线，扭摆腰肢在台上走来走去，眉目传情频送秋波，嗲声嗲气唱几支爱呀、恨呀、泪呀、吻呀、死呀、活呀、梦呀、魂呀、风呀、雪呀、云呀、雨呀……的流行歌曲，便博得满堂喝彩，大红大紫大赚；如果身穿的演出服装薄、透、露、怪，效果更好，知名度更大。写十几篇地方志的论文当然比不了写一篇樱桃桑葚货卖当时的小说。小说能赶行市，时尚之作最有买主，名利双收易如反掌；地方志的学术论文虽然是呕心沥血的产品，但是一张冷脸子，有几个人爱看？所以，他的学问再大，成就再高，也仍然默默无闻；他那部专著没一家出版社肯于接受，怕的是亏了血本，不能以文养文。

他这个人天生走背字儿的命。阳关大道栽跟头，大半辈子过的是独木桥，不但没有挣个一官半职，而且在爱情上也一事无成。曾有几个女人爱过他，他也曾爱过这几个女人，然而每到最后关头，烤熟的鸭子却都一个个地飞了。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，落得四十七岁还是个孤家寡人。

贫农出身，入党很早，一出大学的门就被分配到市委政策研究室，半年后又挑挑选给一位书记当秘书。徐芝罘本来应该一帆风顺，前程似锦。怎奈他虽无傲气却有傲骨，二年秘书生涯，把书记的一家老小得罪个遍，就连那个以《红与黑》中玛特儿侯爵小姐自居的书记的女儿，也跟他因爱生仇，最后惹得书记大动肝火，一巴掌把他打到市委副食基地

种菜园子。他当了一年园丁，抽调出来到四清工作队，在那个宁左勿右的运动中他偏要宁右勿左，于是丢了党籍降了职。十年动乱，又被赶到农村插队落户，不知脱了几层皮，掉了几斤肉，磨了几层老茧，滚了几身泥巴，却依旧本性难移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一九七九年平反，有多少肥缺可以抢到手，他却富贵于我如浮云，自愿钻到清水衙门里坐冷板凳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，难得的是他竟能如此听天由命，自得其乐。

通惠河南里北楼，设计得如果不是独出心裁，便是别有用心。从上到下，每个单元，清一色的都是一门两户。比如徐芝罘的这个三层九号，进门之后，又左右各有一个小单元，都是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卧室，一间四平方米的厨房，共是十五平方米；两家合用一个四平方米的卫生间，一个四平方米的过厅，各占四平方米。为什么非要合二而一，而不一分为二呢？也许是为了矫枉必须过正吧！好心的当局和莫名其妙的设计师怎么就不想一想，两户一门，每日磕头撞脑，夏天薄衫短裤，难免马勺碰锅沿，牙齿咬舌头，产生矛盾，发生争吵。如果是为了促成大男大女的结合，那也未免失之强加于人，硬性搭配。

不过，徐芝罘却没有想到这么多，他已经年逾不惑，尝过几颗爱情的苦果，对于谈情说爱虽然没有丧失兴趣，却也没有多大的兴致了。这个十九平方米的窝儿，只是他的卧室书房，不但没有想过要个女人朝夕相伴，而且不愿有个男人闯进来做客。离群索居，闲人免进；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鲁迅先生说过，浪费别人的时间，等于谋财害命。

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写字台，两把皮面弹簧折叠座椅，是公家借给他的，收折旧费；他的私有财产，只有八百册书，四只书橱，一口箱子。

这些东西，已经把小小的卧室装得满满当当，不多不少够用了。他是个知足常乐的人，后半辈子就在这里安身立命，读书写作了此一生，不觉得委屈。

他每天的时间安排，就像中学生的课程表。早晨五点起床，下楼绕那片碧水荷花鱼塘跑几圈，念一个小时外语，到早点铺吃两个油饼，喝一碗豆浆。上楼写作到中午，午餐是面包、牛奶、方便面、八宝酱菜。睡个小觉，下楼沿通惠河的柳荫小路散一散步，回家便坐下来读书，写札记，记卡片，直到太阳下山。晚饭吃得好一点儿，炒一盘青菜，有几片肉，偶尔喝一盅白酒。晚饭以后，便不下楼，只在卧室里百步走，然后搬过一把座椅，坐在窗前，月影星光中遥望东南天角，那里的天幕下，是大运河边的一个小村，他的生身之地。李白喝醉了酒，上天摘月，下水捞月。徐芝罘看月牙儿多么像一只小船，白茫茫的天河多么像家乡的大运河，闪烁的星子多么像沿河散布的村落；跳出窗口飞上天去，坐在月牙儿上划起双桨，顺流而下便可到达他出生长大的柳湾村外的小龙门渡口。今人不见古人月，古月仍然照今人，徐芝罘的大发奇想，跟李白异曲同工。

这时，徐芝罘的心情是十分寂寞的。

但是，即便他冷清得要死，也不愿他同住一门的那个邻居，晚十二时唱着夜半歌声上楼，哗啦啦打开房门，吵醒他的酣睡。他吃过晚饭，坐在窗前远眺半个小时，便又回到写字台前，抱着词典翻译外文。他并不想当个翻译家，但是自己译出的外文资料就像亲手做出的饭菜，哪怕焦糊夹生，苦涩寡淡，吃着也感到香甜，这是一种自我欣赏的乐趣。十点钟扔下笔，准时上床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他只要脑瓜子一挨

枕头，就能扯起呼噜噜的鼾声，把七个小时睡到底。所以，他最讨厌别人把他从睡乡中吵醒。

谁想，这个邻居却是个夜猫子，不但吵得他不能睡个整觉，而且扰得他心神不得安定。

这位夜猫子邻居是男是女，徐芝罘没有打过照面，一直是个谜团。她或他白天不见人影儿，屋里听不见响动，半夜回来却是男男女女都有。他们打情骂俏，满嘴脏字儿，喝酒赌博，跳迪斯科舞，听甲壳虫音乐唱片，看走私进口的外国录像……不到半夜三更不散，留下一个或几个人不得而知。有一回下大雨，这一伙男女都没有走。徐芝罘早晨跑步风雨无阻，五点钟起床，开门一看，只见两男一女都半裸着身子，横躺竖卧在过厅里死睡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，吓得他赶忙关门，拧上暗锁。饿着肚皮直等到十点，这伙男女才走干净。饿肚子事小，整个上午不能安心写作事大。他十分气恼，非常沮丧，打算搬家。

外地一所大学邀请他出席一个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，几天后返回北京，一出火车站他就直奔房管局申请换房；然后才硬着头皮，提心吊胆，回到通惠河南里北楼。

还差几步台阶，就到他那一门三层九号门外，刚掏出钥匙，忽听门里刀勺声响，他以为那伙男女又来寻欢作乐，手一哆嗦钥匙落了地。捡起钥匙慌忙下楼，想躲到碧水荷花鱼塘树荫下看书，回避一时，忽然门开了，他扭头一看，却是他二十年不见的刘七七，系着花围裙，手端着簸箕走出来倒垃圾。

往事如昨，朝花夕拾。就是因为这个刘七七，他二十年前丢了党籍

降了职，也失去了他那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未婚妻安柳男。

2

二十年前，徐芝罘从市委副食基地被抽调出来，到北运河边的一个村庄当四清工作队员。刘七七便是这个村庄的一个女学生，当时在县城的一所名牌中学念书。

刘七七的老爹刘双福，是二百八十里北运河上有名的说书艺人，一年四季走村串乡跑码头。徐芝罘自幼在村场、渡口、庙会、集市听他说书，如醉如痴着了迷，刘双福也把这个穿开裆裤的小男孩儿引为一大知己。后来，刘双福加入八路军冀东十四分区文工团当演员，还到徐芝罘那个出生之地的小村当过几个月的土改工作队队长。解放以后，刘双福被分配到县曲艺团当团长。徐芝罘考入县城的名牌中学，常到他家做客。那时的刘七七刚三四岁，徐芝罘哄她玩，带她到城根下捉蚰蚴，亲如大哥哥和小妹妹。徐芝罘念完高中，到北京上大学，离开县城之前，到刘家话别，已经是一年级小学生的刘七七，哭得就像生离死别一般伤心。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，刘双福是东方朔的脾气，皇上面前也敢信口开河，插科打诨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刘双福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了右。他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，刀搁在脖子上也不低头认罪，而且忍无可忍大闹会场。散了会不等公安局前来拘捕，鞋底抹油溜之大吉，一去便杳如黄鹤，下落不明。

他一走了之，却害苦了妻子儿女。

妻子儿女被遣返原籍，土里刨食。家庭成分虽然是贫农，也由于刘

双福被划了右而不能享受贫农待遇，见人矮三分，遇事低一等。不过，乡亲们都知道刘双福是个心直口快的好人，没有谁欺凌这孤儿寡母一家子，刘七七能够考上县城的名牌中学，还多亏大队党支部替她对学校的外调人员说了好话。

徐芝罘自从到北京上大学，刘双福不久又划右出逃，已经跟这一家人有十年不见了。他来到这个村庄的头一天晚上，便找个借口，说是到苦大仇深的人家扎根串连，却三弯四拐溜进了刘家。他明知这叫丧失立场，可是觉得不到刘家走一趟，看望刘大婶一眼，失礼而又亏理，应该冒一回风险才算尽到了心意。四清运动中的这个村庄，令人想起兵荒马乱的年代。刚刚月上柳梢头，家家便早早关门睡觉，看不见一线灯光。为了预防狂犬病，工作队下令把看家狗都打死了，听不见夜晚的犬吠，更显得一片死寂。小小的村庄不过百户人家，一团漆黑中徐芝罘绕来转去，寻找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在村外河堤下摸到刘家的柴门。

四面篱笆三间房，院中一棵老槐，树影婆娑，半院子斑驳的月光；看不见窗里的一灯如豆，却听得见炕上抽抽泣泣的哭声。

“这里是刘大婶家吗？”徐芝罘站在柴门外问道。

屋里的哭声刹住了，沉默了半晌才有个老妇人反问道：“您找谁呀？”

“我找刘大婶，还有她的女儿七七。”

“您……是谁呀？”

徐芝罘虽然跟刘家一别十年整，言来语去一两句，便听出这是刘大婶的口音。刘大婶是老北京的旗人，一口京片子，一九四二年北京城里吃混合面，才饿得下乡嫁给中年丧妻的说书艺人刘双福当填房，前后生

下两男二女。

他自己抬开柴门，几步走到窗根下，低声答道：“大婶，是我——芝罘儿。”

“啊……”刘大婶惊喜交加，手忙脚乱，“七七，你大哥哥搭救咱们来了，点灯。”

“没灯油了！”一个姑娘鼻音沉重地嘟哝了一声，刚才啼哭的人就是她。

难道这就是当年笑起来像一串鸽哨儿的小七七吗？他忽然产生一种隔世之感，鼻子一酸，心里发热，眼眶潮湿。

“大婶，我有手电。”徐芝罘的手电光晃了一下窗户，“说话的是七七妹子，还是您的儿媳妇？”

屋里窸窸窣窣穿衣裳，刘大婶一只手掩着大襟，一只手开了房门，徐芝罘连忙从窗根下跨到门口。

手电光下，衰老枯瘦的刘大婶，从深陷的眼窝里瞪大眼睛，看了又看，嘴唇哆嗦起来，忽然一扑身子，趴到徐芝罘的肩头，无声地哭了。徐芝罘感到，一颗一颗的老泪，浸透他的汗衫，热烫烫地淌在他的胸口上，他弯下腰撑住刘大婶，愿意叫她在自己的肩上哭个够。

“妈，快叫芝罘大哥进屋来吧！”从里屋跑出来的正是刘七七，“四清工作队知道了，大家遭殃。”

刘七七已经长成一个细高挑的大姑娘，只是年刚十七，还没有发育成熟，一米六〇以上的个子像一枝水中的绿苇。她梳着两条小辫子，头发蓬乱，脸色黄中惨白，哭红了两只眼睛，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花衬衫和打补丁的灰裤子，已经失去儿时的天真和顽皮了。

进屋，手电筒放在八仙桌上，照见大窟窿小眼睛的顶棚，幽暗中徐芝罘扫了一眼炕上地下：只见炕脚熏得糊黑的旧炕席上，睡着个半大小子，想必是刘七七的小弟弟，徐芝罘上大学的时候，这个孩子还在娘的怀里吃奶；地下只有靠墙的一只墙柜，一条瘸腿长凳，两口破箱子。一看就知道这家人陷入困境，穷得十分寒苦。

徐芝罘坐在炕沿上，强笑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大婶，您的身子骨儿还硬朗吗？”

“受苦的命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”刘大婶撩起衣角擦着泪眼，“等七七跟老疙瘩有了着落，我就撒手归西，不想多活一个时辰。”

徐芝罘又问道：“七七妹子，十年不见你长高了，身体还好吧？”

“活不到一时半会儿了……”刘七七抱着门框，低着头站在里屋门口，哽咽着说了这一句，便又忍不住淌下两串断线的泪珠儿，连连吸溜鼻子。

徐芝罘很想单刀直入，问个究竟，又怕她有难言之隐，只得将这一家人一个个点名问下去：“怎么不见大兄弟？”

刘七七有个哥哥，比徐芝罘小三岁。

刘大婶答道：“他十八岁念完铁路学校，分配到东北，一去五六年了。”

“大妹子呢？”

刘七七还有个姐姐，比徐芝罘小六岁。

“嫁给炼钢厂的一个描图员，跟着丈夫调到湖北，在厂子里的幼儿园当阿姨，也走二年多了。”

“老兄弟念几年级？”

“不上学了，给队里放羊挣分。”

全家老小都已问过，只差刘双福一人。徐芝罘深深吸了几口烟，张了几回嘴，才开口问道：“刘大叔……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你还惦念那个狠心贼呀！”刘大婶咬牙切齿，却又泪流满面，“听说他出家……在五台山当和尚，我跟七七卖掉了大半个家当，带着老疙瘩前去找他，他……铁石心肠不相见，当家的老和尚也硬说没这个人。我们……水中捞月一场空，日子就更窄巴了。”

徐芝罘不假思索，忙说：“我可以给那边的宗教事务管理处发个外调公函，一定能得个准确的答复。”

刘七七忽然三步两步走到他面前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他问道：“徐大哥，你进门就像查户口的警察，把我家男女老幼盘查个遍，也该我问一问你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，当上个多大的官儿？”

徐芝罘苦笑道：“我只不过是这个村的四清工作队员，分管整理会议记录，起草工作总结；还有写简报，发通知，开介绍信……文房书吏而已。”

“那你手里掌着印把子呀！”刘七七的目光，就像干渴的人忽然看见眼前一片瓜园子，“我求你一件事，你肯帮我的忙吗？”

徐芝罘满口答应，说：“你的事和你家的事，我都理当尽力，一说‘帮忙’二字，那就跟我见外了。”

“我的好大哥！”刘七七又像儿时那个顽皮丫头，搂住徐芝罘的肩膀摇来晃去，“我考大学要通过政审，大队党支部解散了，四清工作队包揽一切，你就给我开个证明，多多美言几句，我才能报名。”

徐芝罘心里一沉，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他很知道，大学招生，对于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子女，虽然没有明令不准报名，但是内部却另有文件，要三筛五选严格控制；即便报名投考，也只录取少数人当点缀品，大多数人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刘大婶见他面露难色，一边呵斥女儿一边说：“大侄子，你千万别犯难，七七不上大学也有碗饭吃，只怪她心比天高，不知好歹，自寻烦恼。”

“我命比纸薄呀！……”刘七七又扑到炕上哭起来。

原来，刘七七在县城的名牌中学，年年考前三名，数学更是名列第一，一心想考上北京大学，念数学系的尖端专业。她的数学老师过去教大学，五七年划了右，摘了帽子下放到京郊的中学教书，这位年过半百的女老师非常偏爱她，正课之外还要给她吃偏饭。谁想，眼看就要考大学，女老师却悄悄劝她死了这颗心，并且要推荐她给一位老民主人士当公务员，可以享受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人待遇。这位老民主人士，已经八十多岁，是个一生不嫁的老太太，跟秋瑾和何香凝是一辈人，曾是旧社会的一个女大亨，救过共产党的不少大干部。全国解放以后，被安排在文史馆当馆员，每月拿四百元的生活津贴，被她救过命的共产党大干部们经常看望她。但是，这个老民主人士性情十分古怪，一九五七年以后，她的秘书和公务员都必须自己挑选，谁入了党便立刻被打发走。她目前的女公务员，并没有入党，只是要跟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男同志结婚，就必须换人。刘七七的女老师，童年是个孤儿，给老民主人士当过使唤丫头，受到宠爱，如同女儿，供她念完了小学念中学，念完了中学上大学，大学毕业又被送进研究院，几十年来最受老民主人士的信任。所以，换公务员，靠她选择和审定，她便选中了得意门生刘七七。